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三四號

據 民國劉廷昌等修劉崇本等纂 影印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河北省

霸縣新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三四號

據 民國劉廷昌等修劉崇本等纂 影印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河北省

霸縣新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587

121524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霸縣新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八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翟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會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霸縣新志目錄

叙

纂修姓氏

叙例十二則

縣境全圖 城關市政圖 交通圖

卷一疆域 沿革 位置增北極出地度數 區域 面積

卷二地理 河流 交通 古蹟增八景 氣候增土質表

卷三行政 組織 治安 教育 實業 財政增金融 政略即名官傳 歷

代職官表

卷四風土 宗教 人口增外僑 民生衣食住行 禮俗增習慣交易 歌

謠 方言 物產

卷五人物 仕績 忠烈 孝友 義行 文學 藝術 隱逸 宦者 方外

寓賢 外戚 列女 節婦 烈女烈婦 孝女孝婦 增歷代各項
表

卷六故實 兵事 災異 著述 叙錄 軼聞 增大事記

卷七金石 金 元 明 清 民國 補錄

卷八文徵 疏稟 書議 序述 傳狀 贊誄 詩賦 補錄

民國二十年重修霸縣志序

霸縣志經民國八年續修由邑孝廉崔君汝襄董之文史美備多列表譜體簡而賅讀者皆許其整潔二十年三月奉

河北省政府令徵集各縣志料並附發縣志門類時余宰是邦念霸縣志續修未久無待重修但取以與奉徵門類互有詳略莫能賡送且近年以來雖時日無多而興革頻仍變潰滋多闡幽微綜條理拾遺補闕重修固未可以已也爰召集行政會議決定仍照所徵門類繼前續修在孔子廟民衆教育館院內設修志館督率邑紳及各機關首領組織成立仍聘孝廉崔君汝襄爲總纂并聘定編纂採訪人員復經赴津變賣編遺庫券之第一區代表沈毓奇第三區代表馮光文第四區代表郝世襄第五區代表吳鎮東第六區代表武昌泰第七區代表劉文襄財務局代表張炳昕及縣人王泉等在津熱心勸募集得修志款一千五百元有奇當卽積極籌備進行於五月五日開館修纂至十二月竣事草本盈咫余逐一披閱其中間有待於商榷

本擬詳加參校以公無餘畧遷延未遑點定現奉命移署武清雖籌定刷印之費然
已不獲及身付梓目睹成帙一篲之虧思之缺然爰誌概略以待來者民國二十一
年十一月三日南皮張仁蠡

霸縣新志序

志也者積記其事者也。絲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記一國興衰治亂及善之可傳與夫惡之可以爲鑑者而方俗細事則略焉而不必詳。志則本闡揚之旨綜山川風尚凡一事之細一物之微推而至於里巷詞謠纖悉無遺見聞必錄體例或有不同而紀述必求徵實則一也。江河日下道德寢衰一方之風土人情一代之典章文物以及忠孝貞廉遺聞軼事使不有以志之遷延日久行且湮滅提倡而哀集之冀有以法前哲而示方來則有司之責也。雖然羣言龐雜時代變遷一有未當則毫釐千里苟非特具手眼詳慎以出之未可操觚於率爾也。近世方志家不乏鴻篇鉅製然如吳氏深州風土記賈氏鹽山新志繼起若雄縣新志體例森嚴足以使後之人資爲參考者蓋不可多得。茲矣方志之所關綦重而修志之難也。霸舊爲州志多散軼民國八年唐知事肯繼修縣志洎二十年省令徵集各縣志料張前縣長仁蠡就志料門類召集邑之士紳倡議重修推邑人崔君汝襄總任編纂稿甫竣因事中止二十

一年冬延呂奉命卸任徐水移篆是邦檢閱所存志稿規模雖備而編次未終原擬商榷釐定付之剞劂乃以公牘繁冗中間又值時局不靖客軍駐縣境支應事繁重修之舉至此乃復中輟又明年三月始集邦人士重提前議僉意可決乃復延聘劉君悟民爲總纂悉心摻集重爲釐定分疆域地理行政風土人物故實金石文徵凡八門名曰霸縣新志體例嚴整考證精確不啻與吳賈諸記志後先媲美邑乘有光矣是編纂始於甲戌五月積六閱月而蒞事溯自崔君草創迄劉君卒成之日蓋四年於茲夫乃歎一編之成苟非有專精斯道而假以時日則一篲之功良非易易友人曰志紀一縣之事今文獻有備矣盍一效古人輶軒問俗爲實地之徵考乎乃偕二三掾佐策杖登城見夫煙樹萬家金湯巍壯四郊風物相掩映於遠山近郭之間欲問益津關之所在而遺跡已渺不可得其陳諸當前者或爲政教所留貽或則人材所自出櫺星金碧則文化之所託也危樓西峙則武庫之所儲藏而志載霸臺舊址也桑麻負郭場圃雜陳則實業所以勸農事也平遠遠暨則水利隄防之所在也

凡目之所遇悉志載之所有他日所資爲掌故者也於虜國事多艱舉目有河山之感丁茲時會而是志適於斯乎促成之寧可忽視也耶書成付梓爰綴數語用誌顛末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撫順劉延昌

霸縣新志纂修姓氏

監修 署霸縣縣長撫順劉延昌 前署霸縣縣長南皮張仁蠡

總纂兼校對 清學部主事雄縣劉崇本 前總纂清舉人崔汝襄

協修兼編纂 黨部常委郭雲岫 教育局長陳應嚴 財政局長劉恩純

繪圖兼編纂 建設局技術員崔熙嘏

編纂 清庠生于文藻 清貢生郝孟鄰 清庠生馮樹荃 清舉人馮孝光

清庠生高世騏 清庠生高樹恩 前區長周 京 清舉人孫廣譽

清貢生牛東漢 清庠生李 焜 清庠生王篤卿 清吏部主事拔貢生

田鴻年 區長訓練所畢業韓詩鑫 商會執委田毓溥 教育館長曹汝

蘭 第一區區長榮樹文 前公安局長錢景星 前第四區區長趙玉琮

採訪 電話管理所主任張文郁 農業推廣所指導員牛彭壽 清庠生孟憲儔

教育局事務員張炳昕 前財務局事務員張鳳文 縣政府科員王世珍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房杏林 教育局督學張緒曾 何駿德 前公安局課長劉潤之 第一區助理員田毓琦 前第一區助理員白鳳舞 李桐 第三區助理員王宗會 張榮 前第三區助理員胡春煦 前第四區助理員王博恩 第三區區長郝世襄 前高級小學校長吳振東 第一區助理員陳應春 第四區區長王宗田 第二區助理員劉文襄 前文安縣北一區警佐張錫光 李德麟 前策城小學校長翟仰之 堂二里馮氏私立高小校長胡善成 王曾雨 前教育委員趙沂 畢朝恩 師範講習所畢業胡靜波 劉杏林 黃浦霖 閻延琮 清庠生趙法湯 王國香 劉承宗 前堂二里高級小學校長李星如 前霸縣黨部常委曹鴻鈞 前公安分局局員楊景堯 前蘇橋分駐所長陳如愚 前三區區長信震 前二區區長李才 前六區區長張作雲 前七區區長陳浦 前教育局長張祐民 前建設局長閻延傑 前財務局長牛松壽

霸縣新志叙例十二則

霸之有志凡七修矣迄今而爲八一修於明洪武初年再修於永樂年間三修於嘉靖間副使周復浚四修於萬歷間知州錢達道其書皆久佚惟見公私各藏書家書目而已五修於康熙十五年知州朱廷梅六修於同治十一年知州周乃大洪武初修稱霸州圖志餘均稱霸州志惟周志則稱重修至民國八年縣知事唐肯修霸縣志而其疆域沿革乃一仍州志之舊以致州縣同等疆界曷分此次雖曰續修而體例則取符縣制以視前志多所變更故定其名曰霸縣新志

新志分類一依省府徵集各縣志料門類爲準兼採翟兌之方志考中之體例完善者斟酌損益之規定爲八門曰疆域曰地理曰行政曰風土曰人物曰故實曰金石曰文徵其中子目則視其內容繁簡而殊詳見各門

疆域門其目凡四一沿革二位置三區域四面積沿革類以設治前及設治後分叙未設治前從遠而可稽者起以著縣之屬何郡國設治以後縣原爲州且有領縣何

時何代而爲散州何年何月而降爲縣此不得不詳考而劃分也位置詳記鄰封交界適用水平距離視舊志之四至八到里數較爲詳確並增記北極出地度數及距北平市之經緯度數以期詳盡區域類與舊志建置類同記城池街道署廨局所及各區公所之地址面積則照最近建設局實地測量之數計算期與實際相符地理門其目凡六一河流以通流河道爲限其已涸或久淤者則入古蹟二隄工以每年修築者爲限其舊隄已廢而不歲修者亦入古蹟類中三交通分縣道河道橋梁津渡汽車路電話電報郵政路線八項列表明之四古蹟子目凡八曰城寨曰關隘曰署舍曰樓臺曰牌坊曰祠廟曰冢墓曰山川隄淀末埝八景流俗以爲邑之名勝也亦備一類五氣候有二至時刻及寒暑風雨陰晴各表則據建設局近年報告增入舊志有土地性質表詳記全境各區土質以於農業有關依類增記於此行政一門首重組織茲之所載但卽縣政府及警財建教四局與一二三四區之現狀而言至於逐漸改革之陳跡以及歷次改組之名稱具詳大事記中茲不備載

此外又分財政治安自治教育實業五目以分記四局及四區之施行狀況及辦理成績而已其記述法或圖或表或說取便記錄不以一格拘也至金融則附財政之末黨務則係自治之終以黨治尤自治之指導亦卽訓政之實施因以爲行政門之殿非無故也至若名宦列傳章實齋謂爲不宜列入人物特立政略一門方志考頗避其說茲仿其例列入行政門中並增歷代職官表於本門之末

風土門首記宗教分記釋道耶回天主各教徒之人數及其近況盛衰次及人口據最近調查詳載戶數及男女口數而以外僑增焉民生類分叙衣食住行概況禮俗備述風俗習慣交易等項歌謠以有文學價值者及不涉淫猥者爲限方言以通俗及古格言爲限至於物產只取舊縣志所記體式以存其舊

人物門凡分二類一鄉賢一列女鄉賢類略分仕績忠烈孝友義行文學藝術等項他如方外宦官寓賢亦併及之列女則分節婦烈婦孝女貞女各項凡以順應人情維持風化起見不以褒揚與否而有歧視外增選舉封廕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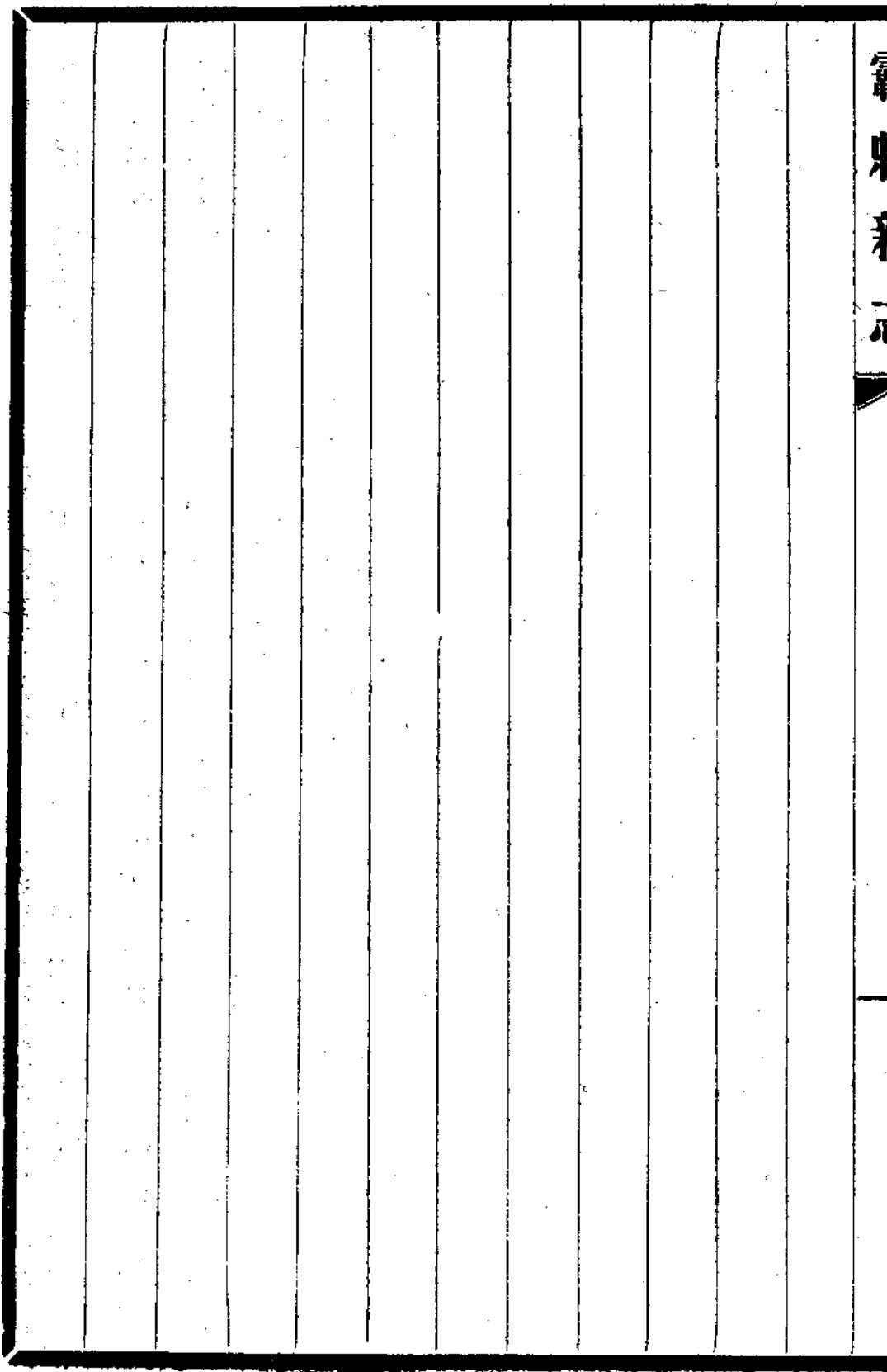
故實門者卽志料所稱之故事而又增以著述軼聞及舊志叙錄之總稱也著述類記作品之存軼其現存而及見者並仿作提要史事則據錄正史所載及舊志所傳之事實爲限而尤以兵事爲重至於軼聞多取舊縣志雜集門所載勿論小說或傳聞凡與志乘有關者均爲採錄此外設治以來之大事記蓋兼采正史及舊州縣志或採訪稿而爲之者亦增於此

金石一門舊州縣志均未之及實與現代方志體例未合茲則盡取舊志文藝中之碑誌等充之其就近搜訪或邑人投贈者補錄於後以著金石編輯體例諗之方來惟以採訪維艱不能遠及是爲缺憾

文徵一門卽舊縣志文獻徵存之簡稱亦卽各方志之藝文錄惟舊志共八冊而文藝占其五冊實有脛大於股之譏茲既將舊有傳略列入鄉賢類中所餘各詩文酌分疏稟議書序述傳狀贊誄詩賦六目以括之其有續行補錄者並增篇末不另分類也

此次修志託始於民國二十年張公范卿任內然止據省頒志料採訪成冊本年五月奉撫順劉公溪清之招始行着手纂輯自疆域沿革區域古蹟以及故實各門類多自出手眼外其餘各門均卽訪冊及舊志稍加排比或補充之凡六閱月始獲脫稿自慚僭妄兼恐疎漏邦人君子諒察是幸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雄縣劉悟民識



霸縣新志卷一

疆域

沿革

攷霸縣舊志成於民國八年縣知事唐公肯所載沿革全采康熙州志志爲康熙甲寅年知州朱公廷梅修其時霸縣猶爲直隸州制領文安大城保定三縣故其志沿革也綜合屬邑之地言之與今之縣境面積其大小廣狹蓋不可以同日語矣茲篇所紀凡州之關於縣者必考其原而縣之別於州者尤致其謹大抵在縣言縣務求適合分際而已先志後表並增舊表於末以備參攷

霸縣疆域自古迄今其沿革之跡亦至不一矣巨馬獲淀久著桑經緣邊塘濶仍詳宋史是知地爲澤國代有明文故其建州設治獨較鄰境爲晚隋唐以前既難指一州一邑之地以爲其主名周宋以後尤易以或併或省之故而迷其初地昔之縣志沿襲州志未設治前統以所屬賅之既設治後仍以屬邑係之名實混設經界奚由

而正蓋必先有爲之屬者而後所屬之名始能成立亦惟有爲其所屬者而其屬邑之界尤必劃清使不先明言爲某縣之地而但稱爲或屬冀州或屬幽州吾不知爲之屬者果何所指矣至謂周代屬北燕國說亦無据王存九域志云霸州有南關城趙武靈王所築時則縣境應爲趙有及趙孝成王十九年趙以臨樂與燕戰國時之臨樂卽漢志之臨鄉亦卽今固安縣南五十里之臨城鋪順天府志謂臨或作林音近而譌是已其地南與霸縣接界彼時縣境宜屬臨樂史無明文耳厥後未及五年趙李牧伐燕拔方城方城在臨城北臨城在霸縣北方城歸趙縣境屬趙無疑秦始皇滅燕分其地置五郡遼東遼西漁陽右北平在東以其西陲爲上谷郡縣境宜屬上谷郡太平寰宇記云霸州今理永清縣本上谷郡地是其証矣

右戰國迄秦

漢高帝六年分燕郡置涿郡領縣二十九其二十曰益昌縣實占霸縣今境之大部其故城在今縣東策城鎮余別於益昌故城考增古蹟篇彼時縣境西部蓋兼有平

曲侯國地漢書功臣表平曲侯公孫渾邪以將軍擊吳楚用隴西太守侯以景帝六年四月己巳封方輿勝覽渾邪降漢景帝封爲平曲侯既卒葬於此俗名花達墓今其地在臺山里東五里亦稱平曲村云此與益昌故城皆在今境且皆有實地可指則縣境兼有此二縣地無疑舊志但云漢屬涿郡益昌縣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至於後漢縣境兼有安次縣西南境及方城縣南境文安縣北境地考漢書地理志注益昌縣後漢省爲安次縣屬廣陽郡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曰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故城時安次已改稱安城縣猶未廢不曰安城縣境而曰方城縣東是益昌兼入方城之證後漢郡國志不詳著之是其疎也平曲併入文安漢志雖未明言然考魏書地形志有云文安縣有平曲城是平曲併入文安之明證矣文安縣後漢屬河間國

右兩漢

兩漢以後獨安次至後魏改曰安城至隋又改安次方城至北齊入涿縣隋於方城

縣地置固安縣文安在魏晉均屬章武國後魏屬章武郡至隋改屬瀛州然此特縣名及各代所屬不同耳至其分轄霸縣今境固未之或變也舊表乃謂霸在晉為章武國地後魏為章武郡地北齊為文安隋為瀛州凡此錯謬皆由文安既隸屬章武章武又罷入文安而誤不悟章武一名耳而地則有三郡與國既不同縣與縣亦有別因茲發生誤會遂爾演此淆譌烏足怪乎是宜正已考章武國魏武帝分河間渤海所置領東平舒今大城縣文安今縣章武今鹽山東州今河間四縣後魏改章武國為章武郡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改章武縣屬浮陽郡孝明帝正光中又分滄州置西章武縣仍屬章武郡以在章武之西故名故城在今大城縣西南地名舊鎮是章武之名同時有三一為郡而二為縣北齊罷章武入文安以屬河間郡罷者西章武縣非罷郡也直謂北齊為文安得乎至章武郡隋初始廢時文安所屬之河間尚為瀛州故又直謂之隋為瀛州是直以屬邑當本州不知本州自有專境也統謂之屬章武得乎且當時本州屬邑又有永清信安及保定不僅文安也亦皆謂之屬章武得乎若統謂

霸州爲章武屬地則章武束州亦將爲霸州屬地乎質之州志當局將何能自圓其說乎唐武后如意元年析安次西境與固安東境置武隆縣睿宗景雲五年改曰會昌玄宗天寶元年又改曰永清由是霸縣今境專爲永清南境之益津關及淤口關地屬幽州石晉天福中以十六州賂契丹縣境乃入於遼此霸縣未設治前其併省分合之大略也

右三國迄五季

周世宗顯德六年取永清之益津關置霸州治永清縣並以鄭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來屬於是縣境乃有專名宋亦曰霸州至仁宗景祐二年乃廢永清縣徙文安縣於永清縣爲州治皇祐元年文安復還舊縣仍爲州治此時縣境所轄專地向爲永清南境者一變而爲文安北境矣至徽宗政和三年賜郡名永清然祇賜名耳非升州爲郡也永清一縣遼宋分治然霸州亦止得其南境一帶地耳寰宇記詳列州之四至云西北至當州永清縣界宋村二十五里東北至當州永清縣界孟村三十里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是時永清未入文安宋之所有不過如此至真宗景德中與契丹定和議以白溝河爲界今北關一里古草橋關界河卽其遺蹟是則版圖愈小故不久而入文安矣章實齋先生方志專家其志永清縣沿革乃云北宋景祐以前永清仍周之舊景祐以後永清併入文安縣地至徽宗宣和四年文安尙隸燕山府則似以宋之霸州應有永清全境者此亦智者千慮之一失矣

霸當置州之初名雖領有三縣實則除文安大城不計外本州之地曾不及今日一縣之大何則縣屬之信安鎮舊置破虜軍軍制同州東西轄地約九十里而在當日猶未入霸之版圖也軍爲古淤口關周顯德六年於此置寨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置破虜軍割霸州永清文安大城三縣三百一十七戶屬焉景德三年改信安軍金世宗大定七年降爲縣來屬宣宗元光元年四月升爲鎮安府金史地理志云所以重高陽公張甫蓋是時河北諸城多降於元獨信安猶爲金守者垂十年至是守將張甫請賜郡名以爲重從之然不久以力盡降元元遂廢縣以入州沿至於今未之

或改獨其轄地較今爲大試卽太平寰宇記及元豐九域志所載當日之疆域分載於左以備覽焉

寰宇記破虜軍之四至八到

九域志信安軍之地里

南至東京一千四百里

東京一千四百里

西南至西京一千六百五十里

東至本軍界八十五里自界首至乾寧軍一百

西南至長安二千五百里

五十五里

東至狼城口三十里

西至本軍界八里自界首至霸州四十二里

南至文安縣五十里

南至本軍界二十里自界首至霸州五十里

西至霸州五十里

北至薊州一百六十里

北至幽州二百里

東南至本軍界二十里自界首至霸州七十里

東南至大城縣八十里

西南至本軍界三十五里自界首至保定軍三

西南至平戎軍七十里

十五里